上古文獻引詩方式簡論

周玉秀*

〈目 次〉

1. 有顯性標志的引詩
2. 有隱性標志的引詩
3. 沒有標志的引詩
4. 餘 論

【초록】

上古 시기 문헌에 보이는 引詩 방식은 顯性標志, 隱性標志, 無標志의 세 유형으로 나누어 볼 수 있다. 顯性標志에는 주로 詩曰, 詩云, 賦, 歌, 謠, 謳, 吟, 誦, 頌, 祝 등의 방식이 있으며, 인용된 시가는 주로 吟唱과 誦讀 방식에 있어 차이를 보인다. 隱性標志에는 주로 占之曰、卜之曰、聞之 등의 방식이 보이며, 인용된 것이 시가인지를 확인하기 위해서는 語境과 語法形式에 대한 분석이 필요하다. 그 방법에는 두 가지가 있는데, 첫째 언어특징 분석—시가언어의 리듬감과 압운, 둘째 동시대 다른 문헌에의 출현 여부이다. 引詩의 隱性標志와 無標志에 대한 연구는 현재 거의 이루어지지

* 西北師范大學 文學院, 嶺南大學校 中國言語文化學部

않고 있다고 할 수 있다. 그런데 이것은 고대 문헌의 창작과 전승 및 流變의 상황을 심도 있게 이해하고 고대 禮儀文化를 여러 각도에서 인식하고 발굴할 수 있다는 점에서 아주 가치가 있는 연구로 중시되어야할 것이다.

주제어: 上古文獻, 引詩方式, 標志

關於上古文獻中的引詩，自古至今，研究者不乏其人，成果不算少。然而，就引詩方式而言，還缺乏深入細緻的剖析，這種情況對全面輯錄、系統研究古代詩歌尤其是逸詩的傳承和流變都有影響。因此還有必要做進一步探討。需要說明的是，本文所說的詩，除了『詩經』『楚辭』等詩集中的詩以外，還包括逸詩、歌謠及古人的吟頌賦唱等具有詩歌特點的語言形式；所涉及的上古文獻，主要是先秦文獻，有少數兩漢文獻，其中的故事和引詩也與先秦有關。

上古文獻中引用詩歌的方式，可以從不同角度來看。就其引文格式而言，可以分爲有顯性標志、隱性標志和無標志三種；就其所引內容而言，可以分爲單純引用和綜合引用；就其所引內容的來源而言，又可以分爲文中引用和文中人物創作兩類。本文主要討論引詩格式。

1. 有显性标志的引诗

這是指有一定的詞語標志，讀者能明顯看出所引內容是詩。這類標志關鍵術語主要有詩曰、詩云、賦、歌、謠、謳、吟、誦、頌、祝等，下面分別討論。

1) 詩曰 詩云 某詩曰(有之)

以“詩”爲標志的常作“詩曰”、“詩云”、“詩有之”等，這一類引詩一般是傳世本『詩經』中的章句，有少數是不見於今本『詩經』的，卽所謂逸詩。比如『荀子』中以“詩曰”、“詩云”引『詩』83例，其中用“詩曰”者72例，用“詩云”者11例。所引詩句不計重複共71例，見於今本『詩經』者64例，不見於『詩經』者僅7例，比例很小。這是上古文獻中普遍使用的引『詩』方式，是純粹的引用，不牽涉吟誦或歌唱的具體方式，勿需詳述。有些不見於今傳本『詩經』的，引用者有時以“某詩”指明其產生的時代。如『國語・周語下』：

> 衛彪傒適周，聞之，見單穆公曰：“萇、劉其不歿乎？ 周詩有之曰：“天之所支，不可壞也；其所壞，亦不可支也。”昔武王克殷而作此詩也，以爲飫歌，名之曰『支』，以遺後之人，使永監焉。”[1)]

上例中以“周詩”指明『支』詩的創作時代。

2) 賦

賦在先秦文獻中常常指朗誦或吟詠詩篇，也指創作詩歌。據董治安先生『先秦文獻與先秦文學』一書中的統計，『左傳』中引詩219條，賦詩68處，反映了春秋時期統治階層引詩賦詩的盛況。『左傳』中所記賦詩多指吟誦現成詩篇，如僖公二十三年：

> 他日，公享之。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請使衰從。” 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月』。[2)]

---

1) 徐元誥，『國語集解』(中華書局，2002)，第130頁。
2)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中華書局，1990)，第410頁。

文公三年：

晉人懼其無禮於公也，請改盟。公如晉，及晉侯盟。晉侯饗公，賦『菁菁者莪』。莊叔以公降、拜，曰："小國受命於大國，敢不愼儀? 君貺之以大禮，何樂如之? 抑小國之樂，大國之惠也。" 晉侯降，辭。登，成拜。公賦『嘉樂』。[3]

襄公二十年：

冬，季武子如宋，報向戌之聘也。褚師段逆之以受享，賦『常棣』之七章以卒。宋人重賄之。歸，復命，公享之，賦『魚麗』之卒章。公賦『南山有台』。[4]

上三例中的『河水』『六月』『菁菁者莪』『嘉樂』『常棣』『魚麗』『南山有台』都是『詩經』篇名，"賦"爲吟誦義。

有時，"賦"指創作。『文心雕龍・詮賦』："『詩』有六義，其二曰賦。賦者，鋪也，鋪采摛文，體物寫志也。昔邵公稱：'公卿獻詩，師箴瞍賦。' 傳云：'登高能賦，可爲大夫。' 詩序則同義，傳說則異體。總其歸途，實相枝幹。故劉向明'不歌而頌'，班固稱'古詩之流也'。至如鄭莊之賦『大隧』，士蔿之賦『狐裘』，結言 抎 韻，詞自己作，雖合賦體，明而未融。及靈均唱『騷』，始廣聲貌。然則賦也者，受命于詩人，而拓宇于『楚辭』也。於是荀況『禮』『智』，宋玉『風』『釣』，爰錫名號，與詩劃境，六義附庸，蔚成大國。述客主以首引，極聲貌以窮文。斯蓋別詩之原始，命賦之厥初也。"[5] 可見賦由詩發展而來，早初的賦就是詩，用作動詞，指創作詩歌。如『左傳』隱公三年：

---

3)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中華書局，1990)，第531頁。
4)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中華書局，1990)，第1054頁。
5) 郭晉稀，『文心雕龍注譯』(甘肅人民出版社，1982)，第85-86頁。

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爲賦『碩人』也。6)

閔公二年：

初，惠公之卽位也少，齊人使昭伯烝于宣姜，不可，强之。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文公爲衛之多患也，先適齊。及敗，宋桓公逆諸河，宵濟。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爲五千人。立戴公以廬于曹。許穆夫人賦『載馳』。7)

『碩人』『載馳』也是『詩經』篇名，但兩例中的"賦"均爲創作義，衛人爲莊姜而作『碩人』篇，許穆夫人爲衛國發生的事情而作『載馳』篇，文中揭示了兩篇詩作的背景和作者。有時，"賦"也指卽興吟唱之詞，但不見於今傳本『詩經』。如『左傳』僖公五年：

初，晉侯使士蔿爲二公子築蒲與屈，不愼，寘薪焉。夷吾訴之。公使讓之。士蔿稽首而對曰："臣聞之……。"退而賦曰："狐裘尨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8)

隱公元年：

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　洩。"遂爲母子如初。9)

上兩例中士蔿、鄭莊公及武姜所"賦"都是卽興吟唱，屬於創作，今

---

6)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中華書局，1990)，第30-31頁。
7)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中華書局，1990)，第266-267頁。
8)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中華書局，1990)，第303－304頁。
9)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中華書局，1990)，第14頁。

傳本『詩經』中均不收錄。孔穎達『左傳正義』曰："賦詩謂自作詩也。中、融，外、洩，各自爲韻。蓋所賦之詩有此辭，傳略而言之也。融融和樂，洩洩舒散，皆是樂之狀，以意言之耳。"[10]

3) 歌

用"歌"引出的一般是文中所敘情景中人物的卽興歌唱，這類歌詞都不在『詩經』之中。"歌"是有一定曲調的，是詞和樂的結合體。如『尙書・益稷』：

> 帝庸作歌曰："敕天之命，惟時惟幾。" 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11]

『呂氏春秋・音初篇』：

> 禹行功，見塗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塗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候禹于塗山之陽。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 實始作爲南音。周公及召公取風焉，以爲『周南』『召南』。[12]

『吳越春秋・句踐陰謀外傳』：

> 古者人民樸質，飢食鳥獸，渴飮霧露，死則裹以白茅，投於中野。孝子不忍見父母爲禽獸所食，故作彈以守之，絶鳥獸之害。故歌曰："斷竹，續竹。飛土，逐肉[13]。"[14]

---

10) 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中華書局影印，1980)，第1717頁。
11) 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中華書局影印，1980)，第144頁。
12) 陳奇猷，『呂氏春秋新校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第338頁。
13) 肉，『四部叢刊初編』本『吳越春秋』卷九作"害"，『太平御覽』卷三百五十引『吳越春秋』作"飛土逐肉"。今按，作"害"盖因字形相近而誤，"害"古韻月部字，与"竹"不押韻；而"肉"与"竹"皆覺部，音韻相協。故据『太平御覽』改。

因爲歌是詞與樂的結合體，所以也可以稱作“樂”。如『尙書大傳・虞傳』：

> 惟五祀，定鐘石，論人聲，及乃鳥獸咸變於前。秋養耆老而春食孤子，乃勃然招(卽“韶”)樂興於大麓之野，執[15]事還歸，二年談[16]然。乃作大唐之歌，以聲帝美。聲成而彩鳳至，故其樂曰：“舟張辟雍，鶴鶴相從。八風回回,鳳皇喈喈。”[17]

其實『詩經』中的作品，變爲宮廷音樂時，都是可以弦歌的。所以，詩樂基本不分。

4) 謠謳

“謠”、“謳”的性質相同，皆與“歌”相似，多爲民間歌謠或童謠。“謠”的本字爲“䜌”，『說文』曰“徒歌”。段玉裁注曰：“『釋樂』曰：‘徒歌曰謠。’『魏風』毛傳曰：‘曲和樂曰歌，徒歌曰謠。’又『大雅』傳曰：‘歌者，比於琴瑟也。徒歌曰謠，徒擊鼓曰咢。’”[18] 可見不配樂無琴瑟伴奏而唱就叫“謠”。 如『國語・鄭語』：

> 宣王之時有童謠, 曰：“檿弧箕服，實亡周國。” 於是宣王聞之，有夫婦鬻是器者，王使執而戮之。[19]

『左傳』僖公五年：

---

14) 周生春，『吳越春秋輯校匯考』(中華書局，1997)，第152頁。
15) 『大傳』本作“報”，注云“一作‘執’”。
16) 『大傳』本作“談”，此据『四部叢刊』本改。
17) 伏勝，『尙書大傳』(『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一。
18) 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第93頁。
19) 徐元誥，『國語集解』(中華書局，2002)，第473頁。

八月甲午，晉侯圍上陽。問于卜偃曰：“吾其濟乎？”對曰：“克之。”公曰：“何時？”對曰：“童謠云：‘丙之晨，龍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旂。鶉之賁賁，天策焞焞。火中成軍，虢公其奔。’”[20]

『說文』曰：“謳，齊歌也。”段玉裁注：“師古注『高帝紀』曰：‘謳，齊歌也。謂齊聲而歌，或曰齊地之歌。’按，假令許意齊聲而歌，則當曰‘衆歌’，不曰‘齊歌’也。李善『吳都賦』注引曹植『妾薄相行』曰：‘齊謳楚舞紛紛。’『太平御覽』引古『樂志』曰：‘齊歌曰謳，吳歌曰諛，楚歌曰豔，淫歌曰哇。’若『楚辭』‘吳歈蔡謳’，『孟子』‘河西善謳’，則不限於齊也。”[21] “諛”和“謳”上古侯部字，韻部相同，聲母有淸濁之異，可能是方言的不同，但引申均指歌謠或無伴奏的歌唱，不一定專指某地之歌。而且從文獻用例看，“謳”者一般是很多人，『說文』“齊歌”應當是“同聲歌唱”之義。如『左傳』宣公二年：

宋城，華元爲植，巡功。城者謳曰：“睪其目，皤其腹，棄甲而復。于思于思，棄甲復來。”[22]

襄公十七年：

宋皇國父爲太宰，爲平公築台，妨于農收。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謳曰：“澤門之晳，實興我役。邑中之黔，實慰我心。”[23]

上引『左傳』宣公二年之“城者”肯定不止一人，用“謳”當指衆人齊聲唱。襄公十七年文也是如此，築台之人肯定很多，若只一兩人，就不存在“妨于農收”的問題。

---

20)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中華書局，1990)，第310頁。
21) 同上，第95頁。
22)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中華書局，1990)，第653-654頁。
23)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中華書局，1990)，第1032頁。

5) 吟

『說文』云：“吟，呻也。”『莊子・德充符』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無以好惡內傷其身。今子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天選子之形，子以堅白鳴！”[24] 又『天運』：“儻然立於四虛之道，倚於槁梧而吟。”[25]『楚辭・漁父』：“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26] 從這些用例看，“吟”的聲調應當是比較愁苦，由高到低逐漸消失，故言“吟”者一般有悲苦之情。『樂府詩集』錄有『處女吟』一篇，題解引『琴操』曰：“『處女吟』，魯處女所作也。”[27]『古詩紀』引『琴苑要錄』曰：“『貞女引』者，魯漆室女之所作也。漆室女倚柱悲吟而嘯，鄰人謂曰：‘欲嫁耶，何吟之悲也。’漆室女曰：‘嗟乎！吾傷民，心悲而嘯，豈欲嫁哉。’自傷懷潔而爲人所疑。於是褒裳而去之，入山林之中。見女貞之廟，喟然歎息，援琴而弦歌：‘菁菁茂木，隱獨榮兮。變化垂枝，含蕤英兮。修身養志，建令名兮。厥道不同，善惡並兮。屈躬就濁，世疑清兮。懷忠見疑，何貪生兮。’自縊而死，繫骸骨于林兮，附神靈於貞女，故曰『貞女引』。”[28] 這也說明，“吟”的特點是聲音低沉淒苦，哀轉久絶。故後世樂書亦作“引”，因爲“引”有拉長之義。酈道元『水經注・江水二』：“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澗肅，常有高猿長嘯，屬引淒異，空谷傳響，哀轉久絶。”[29] “吟”的聲音正如高猿長嘯，所以，可以在前面加上“悲”、“哀”等詞修飾，强調其特點。如『山海經・西山經』郭璞注引『穆天子傳』曰：

---

24) 郭慶藩撰，王孝魚點校，『莊子集釋』(中華書局，1961)，第222頁。
25) 同上，第504頁。
26) 洪興祖，『楚辭補注』(中華書局，1983)，第179頁。
27) 郭茂倩編，『樂府詩集』(中華書局，1979)，第843頁。
28) 馮惟訥編，『古詩紀』(『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四。
29) 酈道元，『水經注』(『四部叢刊初編』本)，卷三十四。

西王母又爲天子吟曰：“徂彼西土，爰居其所。虎豹爲群，烏鵲與處。嘉命不遷，我惟帝女。彼何世民，又將去予。吹笙鼓簧，中心翱翔。世子之民，惟天之望。”30)

西王母吟詩描述自己所處之環境是“虎豹爲群，烏鵲與處”，一片荒涼；並表達了對周穆王的無限留戀。可以想見是深情哀婉地吟唱出來的。又如『吳越春秋・句踐入臣外傳』：

越王夫人乃據船哭。顧烏鵲啄江渚之蝦，飛去復來，因哭而歌之曰：“仰飛鳥兮烏鳶，淩玄虛號翩翩。集洲渚兮優恣，啄蝦矯翮兮雲間，任厥兮往還。妾無罪兮負地，有何辜兮譴天？飄飄獨兮西往，孰知返兮何年？心惙惙兮若割，淚泫泫兮雙懸。”又哀吟曰：“彼飛鳥兮鳶烏，已回翔兮翕蘇。心在專兮素蝦，何居食兮江湖？徊復翔兮遊颺，去復返兮於乎。始事君兮去家，終我命兮君都。終來遇兮何幸31)，離我國兮去吳。妻衣褐兮爲婢，夫去冕兮爲奴。歲遙遙兮難極，寃悲痛兮心惻。腸千結兮服膺，於乎哀兮忘食。願我身兮如鳥，身翱翔兮矯翼。去我國兮心搖，情憒惋兮誰識！”32)

越王夫人的“哀吟”不用說是非常悲苦的。

6) 誦 頌 祝

誦本爲動詞，指誦讀。『周禮・春官・大司樂』：“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鄭玄注:“背文曰諷,以聲節之曰誦。”33) “以聲節之”，是指聲音要抑揚頓挫，具有節奏感。“誦”與“吟”不同，

---

30) 『山海經』(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第28頁。
31) 原注曰：“幸，當作‘辜’。”
32) 周生春，『吳越春秋輯校匯考』(中華書局，1997)，第120頁。
33) 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中華書局影印，1980)，第787頁。

它要求根據內容特點，在語氣上有所變化，但不一定全部是低沉悲涼的。諷和誦是有關聯的，背文的時候聲音抑揚頓挫就是誦，故『說文』曰“誦，諷也”，後世稱作“背誦”。『論語・子路』：“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于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宋邢昺疏曰：“此章言人之才學貴於適用。若多學而不能用，則如不學也。誦謂諷誦。『周禮注』云：‘倍文曰諷，以聲節之曰誦。’『詩』有『國風』『雅』『頌』，凡三百五篇，皆言天子諸侯之政也。古者使適四方，有會同之事，皆賦『詩』以見意。今有人能諷誦『詩』文三百篇之多，若授之以政，使居位治民，而不能通達；使於四方，不能獨對，諷誦雖多，亦何以爲。言無所益也。”[34]『國語・周語上』：“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曲，史獻書，師箴，瞍賦，蒙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修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35] 正因爲誦是背文，所以瞽蒙之人可以爲之。『周禮・春官・瞽蒙』：“諷誦詩，世奠系，鼓琴瑟。”鄭玄注：“諷誦詩，謂闇讀之，不依詠也。”賈公彥疏曰：“背文與以聲節之，皆是闇讀之，不依琴瑟而詠也。直背文闇讀之而已。”[36] 這說明詩既可以歌詠，也可以諷誦，歌詠要有樂器伴奏，諷誦則無需伴奏。『說苑・復恩篇』曰：“晉文公出亡，周流天下，舟之僑去虞而從焉。文公反國，擇可爵而爵之，擇可祿而祿之，舟之僑獨不與焉。文公酌諸大夫酒，酒酣，文公曰：‘二三子盍爲寡人賦乎？’舟之僑曰：‘君子爲賦，小人請陳其辭，辭曰：有龍矯矯，頃失其所；一蛇從之，周流天下，龍反其淵，安寧其處，一蛇耆乾，獨不得其所。’文公瞿然曰：‘子欲爵耶？請待旦日之期；子欲祿邪？請今命虞人。’舟之僑曰：‘請而得其賞，廉者不受也；言盡而名至，仁者不爲也。今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草興起，莫之能禦。今爲一人言施一人，猶爲一

34) 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中華書局影印，1980)，第2507頁。
35) 徐元誥，『國語集解』(中華書局，2002)，第11-12頁。
36) 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中華書局影印，1980)，第797頁。

塊土下雨也，土亦不生之矣。’遂歷階而去。文公求之不得，終身誦『甫田』之詩。”[37] 這裏的“誦”就是聲音抑揚頓挫地背誦，而且，用“誦”引出篇名的，一般在今傳本『詩經』之中。而用“誦”引出的詩句，則多爲誦者據一定事實的卽興創作，也應當是抑揚頓挫地說出來，不是歌詠的。如『國語・晉語三』：

> 晉惠公入而背外內之賂，輿人誦之曰：“佞之見佞，果喪其田。詐之見詐，果喪其賂。得國而狃，終逢其咎。喪國不懲，禍亂其興。”[38]

『左傳』襄公三十年：

> (鄭子產)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我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39]

『呂氏春秋・期賢』：

> 魏文侯過段干木之閭而軾之，其僕曰：“君胡爲軾？”曰：“此非段干木之閭歟？段干木蓋賢者也，吾安敢不軾？且吾聞段干木未嘗肯以己易寡人也，吾安敢驕之？段干木光乎德，寡人光乎地；段干木富乎義，寡人富乎財。”其僕曰：“然則君何不相之？”於是君請相之，段干木不肯受。則君乃致祿百萬，而時往館之。於是國人皆喜，相與誦之曰：“吾君好正，段干木之敬；吾君好忠，段干木之隆。”[40]

上列幾例中，誦者是“國人”或“輿人”，當不止一人，而不用“謳”

---

37) 向宗魯，『說苑校證』(中華書局，1987)，第122頁。
38) 徐元誥，『國語集解』(中華書局，2002)，第303頁。
39)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中華書局，1990)，第1182頁。
40) 陳奇猷，『呂氏春秋新校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第1457-1458頁。

者，蓋誦與謳的方式不同，謳是衆多人“徒歌”，聲音要拉長；誦則是抑揚頓挫地說出，不是唱，它們的區別還是比較明顯的。

上古文獻中也有用“頌”引出詩歌的，“頌”與“誦”同聲，『說文』：“頌，皃也。”段玉裁注：“皃下曰：頌儀也。與此爲轉注。不曰頌也，而曰頌儀也者，其義小別也，於此同之，於彼別之也。古作頌皃，今作容皃，古今字之異也。容者，盛也。與頌義別。六詩：一曰頌。『周禮注』云：頌之言誦也，容也。誦今之德廣以美之。”[41] 頌本指容貌，『詩經』中的頌詩都是描述先君之形容而歌頌其美德的。上古文獻中用“頌”引用的詩句也大都有描述性的特點。如『莊子・天運』：

> 帝曰：“吾又奏之以無怠之聲，調之以自然之命，故若混逐叢生，林樂而無形；布揮而不曳，幽昏而無聲。動於無方，居於窈冥；或謂之死，或謂之生；或謂之實，或謂之榮；行流散徙，不主常聲。世疑之，稽于聖人。聖也者，達於情而遂於命也。天機不張而五官皆備。無言而心說，此之謂天樂。故有焱氏爲之頌曰：‘聽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苞裹六極。’汝欲聽之而無接焉，而故惑也。”[42]

『莊子』所引有焱氏之頌就是描繪“天樂”的，唐人成玄英疏曰：“有焱氏，神農也。美此至樂，爲之章頌。大音希聲，故聽之不聞；大象無形，故視之不見；道無不在，故充滿天地二儀；大無不包，故囊括六極。六極，六合也。假欲留意聽之，亦不可以耳根承接，是故體茲至樂，理趣幽微，心無分別，事同愚惑也。”[43]

又如『史記・孟子荀卿列傳』：

---

41) 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第704頁。
42) 郭慶藩撰，王孝魚點校，『莊子集釋』(中華書局，1961)，第507-508頁。
43) 同上，第510頁。

> 荀卿，趙人。年五十始來遊學于齊。騶衍之術迂大而閎辯；奭也文具難施；淳于髡久與處，時有得善言。故齊人頌曰：“談天衍，雕龍奭，炙轂過髡。”44)

『史記』所引齊人頌同樣是具有描繪性質，茲不詳爲分析了。皇帝行巡，常刻石頌美德，其內容也是如此，如『史記』等所載秦刻石文字皆爲歌功頌德的四言詩。西周及春秋金文的後半部一般也是以四言爲主的韻語，可以看作頌詩。這些都需要作專門的輯錄和研究，限於篇幅，此處不再詳引詳論。

上古文獻中儀式詩多稱爲“頌”，也應當與其誦讀方式和內容有關。如『孔子家語・冠頌篇』：

> 孔子曰：“諸侯之有冠禮也，夏之末造也，有自來矣，今無譏焉。天子冠者，武王崩，成王年十有三而嗣立。周公居冢宰，攝政以治也。周公命祝雍作頌曰：‘祝王達而未幼。’祝雍辭曰：‘使王近於民，遠於年，嗇于時，惠於財，親賢使能。’其頌曰：‘令月吉日，王始加元服，去王幼志，服袞職，欽若昊天，六合是式，率爾祖考，永永無極。’此周公之制也。”45)

古代貴族的加冠禮有非常隆重的儀式，『儀禮・士冠禮』有專門說明。冠禮祝辭的誦讀方式一定是有講究的，所以叫“頌”。

祝辭也是一定場合應用的文體，誦讀也需要抑揚頓挫，具有節奏感，所以也多爲詩體。如『儀禮・士冠禮』：

> 始加，祝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壽考惟祺，介爾景福。” 再加，曰：“吉月令辰，乃申爾服，敬爾威儀，淑愼爾德，眉壽萬年，永受胡福。” 三加，曰：“以歲之正，以月之令，鹹加爾

44) 司馬遷，『史記』(中華書局，1959)，第2348頁。
45) 陳士珂，『孔子家語疏證』(上海書店，1987)，第199頁。

服，兄弟具在，以成厥德。黃耇無疆，受天之慶。”[46]

『吳越春秋・句踐入臣外傳』：

越王仰天太息，擧杯垂涕，默無所言。種復前祝，曰：“大王德壽，無疆無極。乾坤受靈，神祇輔翼。我王厚之，祉祐在側。德銷百殃，利受其福。去彼吳庭，來歸越國。觴酒既升，請稱萬歲。”[47]

上第一例中“始加”後用“祝曰”，“再加”、“三加”後承上省略了“祝”字；例二中大夫種的祝辭也是誦讀出來的。

上古文獻中儀式祝文的內容多稱爲“辭”，是用“辭”引出詩體，其內容也多具詛祝性質。如『儀禮・士冠禮』：

醴辭曰：“甘醴惟厚，嘉薦令芳，拜受祭之，以定爾祥，承天之休，壽考不忘。”醮辭曰：“旨酒既清，嘉薦亶時，始加元服，兄弟具來，孝友時格，永乃保之。”再醮，曰：“旨酒既湑，嘉薦伊脯，乃申爾服，禮儀有序，祭此嘉爵，承天之祜。”三醮，曰：“旨酒令芳，籩豆有楚，咸加爾服，肴升折俎，承天之慶，受福無疆。”字辭曰：“禮儀既備，令月吉日，昭告爾字，爰字孔嘉，髦士攸宜，宜之於假，永受保之。”曰伯某甫，仲叔季，唯其所當。[48]

『文心雕龍・祝盟』：

昔伊耆始蠟，以祭八神。其辭云：“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勿作；草木歸其澤。”則上皇祝文，爰在茲矣。[49]

---

46) 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中華書局影印，1980)，第957頁。
47) 周生春，『吳越春秋輯校匯考』(中華書局，1997)，第113頁。
48) 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中華書局影印，1980)，第957頁。
49) 郭晉稀，『文心雕龍注譯』(甘肅人民出版社，1982)，第111頁。

"辭"也可以寫作"詞"，如『吳越春秋・句踐入臣外傳』：

> 越王句踐五年五月，與大夫種、范蠡入臣于吳，群臣皆送至浙江之上，臨水祖道，軍陣固陵，大夫文種前爲祝，其詞曰："皇天祐助，前沈後揚。禍爲德根，憂爲福堂。威人者滅，服從者昌。王雖牽致，其後無殃。君臣生離，感動上皇。衆夫[50]哀悲，莫不感傷。臣請薦脯，行酒二[51]觴。"[52]

上面所討論的，只是就先秦文獻中的綜合情況而言。如果從詩歌產生、發展演變的角度講，這些標志性的詞語及其所代表的詩體，其產生的時代應當是有層次的。這一問題已有學者作過研究，筆者也將繼續探討。因不屬於本文討論範圍，故不贅述。

2. 有隱性標志的引詩

所謂隱性標志，是指引用時所用詞語不能明顯体現所引內容是詩歌，但可以提示讀者此處有引用，通過語境和語言特點的分析，一般能確定所引是否爲詩歌。這類標志大致有以下幾種：

1) 繇

"繇"是卦兆之占辭。高亨說：

---

50) 夫，底本作"天"。周生春曰："夫，『太平御覽』卷七百三十六所引『吳越春秋』同，『苗麓』本作'天'。"(見『吳越春秋輯校匯考』第113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今據周本改。

51) 二，本作"三"。周生春曰："『古今逸史』本、『太平御覽』所引作'三'。此據北圖本、弘治本。" (見『吳越春秋輯校匯考』第113頁，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年)今據周本改。

52) 周生春，『吳越春秋輯校匯考』(中華書局，1997)，第113頁。

筮書之卦爻辭及卜書之兆辭所以稱“繇”者，何哉？ 考『說文』云：“籀，讀書也。從竹，**籀**聲。『春秋傳』曰‘卜籀’。” 許氏所引之“卜籀”，卽『左 傳』之卜繇，據此，卜書之繇借爲籀，推之筮書之繇，亦借爲籀，並以其辭須誦讀，因謂之籀耳。此一說也。近儒以爲繇借爲謠。『爾雅・釋樂』：“徒歌謂之謠。”謠，古字作䍃。『說文』：“䍃，徒歌。從言，肉聲。” 因筮書之卦爻辭及卜書之兆辭，大抵爲簡短之韻語，有似歌謠，故謂之謠。此又一說也。亨謂後說是也。考筮書之繇，古亦謂之“頌”。『周禮・大卜』云：“大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 鄭注：“頌，謂繇也。” 此卜書兆辭稱“頌”之證。又『占人』云：“占人掌占龜，以八筮占八頌，以八卦占筮之八故。” 所謂“八頌”，孫詒讓謂“頌是筮辭之名”(『周禮正義』)甚是。此筮書卦、爻辭稱“頌”之證。此兩者所以稱爲頌，孫詒讓謂“其文皆爲韻語，與詩相類，故亦謂之頌。”其說至確。兆辭與筮辭，因其與詩相類而稱爲頌，以此類推，自是因其與歌相類而稱爲謠，此亦繇借爲謠之旁證也。[53]

高亨先生所述兩種觀点實際是可以溝通的。卦兆之辭何以曰“繇”，自然與其語言形式有關，繇謠同音通用。但是，有些卦爻辭顯然不是歌謠，爲什麼也稱爲“繇”呢？ 筆者以爲，這與其最初的形成及其應用、傳播的方式有關。前文已討論過“頌”與“誦”兩種顯性標志，古人把依一定曲調而唱的叫歌，沒有一定曲子但用抑揚頓挫之聲調讀出來就叫“頌”，各種儀式詩都用這種形式。古代占卜當然是有一定儀式的，所以讀筮辭或卜辭也必須“誦”。由於誦時聲調有節奏變化，聽起來與詩歌相類，而且是口頭誦讀，於是和“徒歌”的謠有相似點，故曰“繇”。也可以称作“頌”，但不一定都押韻，不一定都需四言或六言的句子，因爲除了記事辭、取象辭、說事辭，還有斷占辭[54]，成分比較複雜，記事、斷占辭有許多獨詞句，如“元”、“亨”、“吉”、“凶”等，其

53) 高亨，『周易古經今注』(重訂本)(中華書局，1984)，第16-17頁。

54) 參高亨，『周易古經今注』(重訂本)卷首『周易古經通說』第四章『周易筮辭分類表』，(中華書局，1984)，pp.46-109.

他沒有一定格式，所以不必都是詩體。認識“繇”的這一特點非常重要，一方面提醒我們先秦文獻中的“繇”部分具有詩歌特點，在研究上古詩歌尤其是輯錄逸詩的時候，不要忘了“繇”；另一方面，也提醒我們，並不是所有“繇”都是詩歌語言，研究時應當根據具體情況分別對待。如『國語・晉語四』：

> 公子親筮之，曰：“尙有晉國。”得貞『屯』、悔『豫』，皆八也。筮史占之，皆曰：“不吉。閉而不通，爻無爲也。”司空季子曰：“吉。是在『周易』，皆利建侯。不有晉國，以輔王室，安能建侯？我命筮曰‘尙有晉國’，筮告我曰‘利建侯’，得國之務也，吉孰大焉！……其『繇』曰：‘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主震雷，長也，故曰‘元’。衆而順，嘉也，故曰‘亨’。內有震雷，故曰‘利貞’。車上水下，必伯。小事不濟，壅也。故曰：“勿用，有攸往。”一夫之行也。衆順而有武威，故曰‘利建侯’。『坤』，母也。『震』，長男也。母老子强，故曰『豫』。其『繇』曰：‘利建侯行師。’居樂、出威之謂也。是二者，得國之卦也。”[55]

上例中的“繇”就是『周易』中一般的斷占辭，沒有詩歌語言的特點。但有些“繇”則明顯是詩體，如『左傳』襄公十年：

> 鄭皇耳帥師侵衛，楚令也。孫文子卜追之，獻兆于定姜，姜氏問繇。曰：“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雄。”姜氏曰：“征者喪雄，禦寇之利也。大夫圖之！”衛人追之，孫蒯獲鄭皇耳於犬丘。[56]

楊伯峻曰：“兆只是灼龜殼之裂紋，其兆各有繇辭。據『周禮・大卜』，繇辭亦謂之頌。下三句卽繇辭。”[57] 又如襄公二十五年：

---

55) 徐元誥，『國語集解』(中華書局，2002)，第340-342頁。
56)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中華書局，1990)，第978-979頁。
57) 同上979頁。

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東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禦武子以吊焉。見棠姜而美之，使偃取之。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臣出自桓，不可。”武子筮之，遇『困』之『大過』。史皆曰：“吉。”示陳文子，文子曰：“夫從風，風隕妻，不可娶也。且其『繇』曰：‘困于石，據於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困于石，往不濟也。據於蒺藜，所恃傷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無所歸也。”[58]

“困于石，據於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就是一首歌謠，是『周易・困』卦六三之爻辭。『周易』卦爻辭中含有古歌，前輩學人已多所論述。筆者也有別文討論，此不贅述。

2) 占之，曰；卜之，曰；筮之，曰

占卜之卦兆辭曰“繇”，其內容或具歌謠性質。然古文獻中有些地方記錄卦兆之辭時並不說“繇曰”，而直接以“卜之曰”或“占之曰”或“筮之曰”，其後所引亦具有歌謠特點，在輯錄古代歌謠逸詩時應當給予關注。如『左傳』莊公二十二年：

初，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謂‘鳳皇於飛，和鳴鏘鏘。有嬀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於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59]

閔公二年：

成季之將生也，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間於兩社，爲公室輔。季氏亡，則魯不昌。”又筮之，遇『大有』之『乾』，曰：“同復于父，敬如君所。”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命之。[60]

---

58) 同上1095-1096頁。
59)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中華書局，1990)，第221-222頁。
60) 同上263-264頁。

上兩例中“其名曰友，在公之右。間於兩社，爲公室輔。季氏亡，則魯不昌”、“同復于父，敬如君所”及“鳳皇於飛，和鳴鏘鏘。有嬀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於正卿。八世之後，莫與之京”，均具四言詩的特點。對於文獻中的這種情況，諸古詩謠輯錄家的態度有所不同，或收或否，沒有統一標準。像“同復于父，敬如君所”幾乎沒有人當作詩歌看待過，楊伯峻注曰：“此筮者之言，非卦、爻辭。”[61] 楊氏在其他幾條後都指出押韻之字及其古韻部，獨於此處未曾言及，可見也不作押韻的歌體看待。其實，此兩句中“父所”古韻魚部相押，均爲四言句式，性質與“鳳皇於飛”等完全相同，應該看作詩體。

『左傳』等文獻中常常用“是謂”引出具有詩體特點的卦兆辭，這是值得引起注意的。上例中的“鳳皇於飛”卽此類。又如莊公二十二年：

> 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生敬仲。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遇『觀』之『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62]

例中光、王押韻，顯然是詩體。又哀公九年：

> 晉趙鞅卜救鄭，遇水適火，占諸史趙、史墨、史龜。史龜曰：“是謂沈陽，可以興兵，利以伐姜，不利子商。伐齊則可，敵宋不吉。”史墨曰：“盈，水名也；子，水位也。名位敵，不可干也。炎帝爲火師，姜姓其後也。水勝火，伐姜則可。”史趙曰：“是謂如川之滿，不可游也。鄭方有罪，不可救也。救鄭則不吉，不知其他。”陽虎以『周易』筮之，遇『泰』之『需』，曰：“宋方吉，不可與也。微子啓，帝乙之元子也。宋、鄭，甥舅也。祉，祿也。若帝乙之元子歸妹而有吉祿，我安得吉焉？”乃止。[63]

---

61) 同上264頁。
62) 同上222頁。
63) 同上1652-1654頁。

楊伯峻注“是謂沉陽”四句曰：“四語疑卜書之辭，陽、兵、姜、商爲韻，古音同在陽唐部。”64) 其實，史趙所言也是押韻的，游、救爲古幽部字。“是謂”可能是“這裏說”或“此卦說”的意思。這類辭句有可能是現成的卜書之辭，也有可能是當時占卜之人創作的。總之，常常爲四字句，而且押韻，具有詩歌語言的特點。當然，用“是謂”引進但不押韻的兆卦或斷占辭也有，如上例史墨所言卽是。又如『國語・晉語四』：

> 董因逆公於河，公問焉，曰：“吾其濟乎？”對曰：“歲在大梁，將集天行……臣筮之，得『泰』之八。曰：‘是謂天地配亨，小往大來。’今及之矣，何不濟之有？且以辰出，而以參入，皆晉祥也，而天之大紀也。濟且秉成，必伯諸侯。子孫賴之，君無懼矣。”65)

上例雖有“是謂”，且爲筮辭，但不押韻，也沒有詩歌語言的節奏，自然不是詩了。所以，對這種情況也應當通過分析確定其是否爲詩體。

3) 聞之

上古文獻中說話人用“聞之”的時候，常常是引用現成語言，或爲諺語，或爲歌謠，或爲當時某人所言，或爲古文獻中語言，總之是引用。所引是否歌謠，要通過分析來確定。如『國語・晉語八』：

> 平公有疾，秦景公使醫和視之，出曰：“不可爲也。是謂遠男而近女，惑以生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不生，天命不佑。若君不死，必失諸侯。”趙文子聞之曰：“武從二三子以佐君爲諸侯盟主，於今八年矣，

64) 同上1653頁。
65) 徐元誥，『國語集解』(中華書局，2002)，第343-345頁。

內無苛慝，諸侯不二，子胡曰‘良臣不生，天命不佑’？”對曰：“自今之謂。和聞之曰：‘直不輔曲，明不規闇，榣木不生危，松柏不生埤。’吾子不能諫惑，使至於生疾，又不自退而寵其政，八年之謂多矣，何以能久！”66)

上例中有兩處用“聞之”，第一處指趙文子聽到醫和所言，第二處則是醫和引用俗謠諺。“直不輔曲，明不規闇”兩句四言對仗，具有詩歌語言特點；“榣木不生危，松柏不生埤”顯然是諺語，危上古歌部字，埤上古支部字，可以看作鄰韻合押。又如『左傳』僖公五年：

初，晉侯使士蔿爲二公子築蒲與屈，不愼，寘薪焉。夷吾訴之。公使讓之，士蔿稽首而對曰：“臣聞之：‘無喪而戚，憂必仇焉；無戎而城，仇必保焉。’”67)

『國語・晉語二』：

臣聞之曰：“仁有置，武有置。仁置德，武置服。”68)

上列第一例中“無喪而戚”等四句，與『詩經』中“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等句式相同，且“仇保”幽部押韻，完全可以看作一首詩或歌謠。第二例中三字句形成排比且“置置德服”四字古韻職部相押，也具有詩的語言特點。

以上所列幾種情形，其所引文句形式比較複雜，需要綜合運用文獻學、文章學、音韻學和訓詁學等方面的知識，進行仔細杷梳，從中分析出具有詩歌語言特點的內容。這是一項比較費功夫的工程，需要認眞閱讀原典，全面輯錄，逐句剖析。正因如此，才將其歸入有隱性標

66) 同上第434-435頁。
67)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中華書局，1990)，第303-304頁。
68) 徐元誥，『國語集解』(中華書局，2002)，第297頁。

志的引詩形式。

3. 沒有標志的引詩

有顯性和隱性標志的兩種情況，是上古文獻中引詩的主要方式。還有一些詩謠湮沒在文獻中，沒有任何引用標志，更需要仔細閱讀，推敲琢磨才能辨析出來。這種情形所引詩歌，有的是現成的，有些則是文中說話人的卽時創作，從文獻作者的角度看，當然都是引用。如『論語・子罕』：

> “棠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69]

何晏注“棠棣之華”等四句曰“逸詩也”，但文中沒有引用標志，古人作注也是根據其語言特點確定的。『詩經・小雅・常棣』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衛風・竹竿』曰：“豈不爾思，遠莫致之。”似“常棣之華”與“豈不爾思”爲引用，其他兩句則逸詩或爲卽興創作。這關係到上古文獻中綜合引用的問題，見後文詳說。又如『管子・形勢』：

> 銜命者，君之尊也；受辭者，名之運也。上無事則民自試。抱蜀不言，而廟堂旣修。鴻鵠鶤鶤，唯民歌之。濟濟多士，殷民化之。紂之失也，飛蓬之問，不在所賓；燕雀之集，道行不顧。[70]

此例“鴻鵠鶤鶤”與“濟濟多士”當是引『詩』，其他兩句可能是『管子』作者所創造。今本『詩經』無“鴻鵠鶤鶤”句，但『大雅・文王』有“濟濟多

---

69) 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中華書局影印，1980)，第2491頁。
70) 黎翔鳳，『管子校注』(中華書局，2004)，第25頁。

士”句。而“歌”與“化”諧韻，四句節奏均合詩體。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先秦詩』卷六隻錄“鴻鵠鏘鏘”一句，“鏘鏘”依『形勢解』作“將將”，注曰：“『詩紀』引此作‘鴻鵠鏘鏘，唯民歌之。濟濟多士，殷民化之。’然檢『管子』云：‘銜[71]命者，君之尊也；受辭者，名之運也。上無事則民自試。抱蜀不言，而廟堂旣修。鴻鵠鏘鏘，唯民歌之。濟濟多士，殷民化之。’據此，如謂『管子』引詩，則止‘鴻鵠鏘鏘’、‘濟濟多士’兩句，而‘鴻鵠鏘鏘’爲逸詩也。”[72] 這種情形比較複雜，需要作些討論。

劉立志先生說：“先秦典籍引用『詩經』語句的方式可分爲單引、連引與合引三種。單引是單獨引用『詩經』某篇的某一具體語句，或標明‘詩曰’、‘詩云’，或點明詩題。連引則是徵引幾詩或一詩中上下本不相連接的語句，行文中帶有間隔語，或爲‘又曰’二字，或標明詩題和類名，以示前後有別，出處不一，讓人不致混淆。三是合引，引用詩句不屬於同一篇章，數語連貫而出，行文中沒有任何區別性標識文字，因爲其時標點句讀符號尙不夠系統與明確，讀者極易誤認諸語均出自同篇。”[73] 又說：“合引方式的認定應該謹愼，因爲詩三百篇中存在大量的套語……民歌在流傳過程中，由於地域不同，風俗有異，總不免被修改潤色，在保持主體意味的前提下進行適應性的加工改造，甚至完全由幾句相同的熟語而敷衍成不同的篇章，因此民歌中的套語數量較多，大大超出雅、頌詩篇。根據這個特點，我們大致可以確定所徵引逸詩語句如有部分同於今存雅、頌詩語，則其全體未必屬於逸詩，可以確定爲合引方式；如果所徵引逸詩語句有部分同於風詩，則其全體很有可能屬於同篇全逸之詩，其徵引方式不能確定爲合引。”[74] 然

71) 逯書作“衛”，蓋誤。
72) 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中華書局，1983)，第69頁。
73) 劉立志，「先秦逸詩殘句摭釋考論」，『中華文史論叢』2010年 第1期 第231-232頁。
74) 同上第233頁。

而，上面所擧『論語』與『管子』中的情形與劉氏所言不完全相合，『論語』所引一出自『小雅』，一出自『衛風』；『管子』中所能證明的"濟濟多士"出自『大雅』。看來實際情況比較複雜，不是兩三種方式能夠概括的。雅詩、風詩均有被改造的可能；同時由於諷誦口傳，文人們都是耳熟能詳，在一定場合旣引成語又加自己創作也是有可能的。將此情形視作一種新的創作也是完全說得通的，可以認爲是『詩經』以外的先秦古詩。

有一種情形，就是文獻的作者在敍述、描寫或議論的過程中，有意識地引用或創造一些詩化的語言，以增强文獻的情趣和說服力。就先秦諸子等文獻而言，也可能是一種時尙。尤其是在二人對話的情景中，常常有吟誦的成分。如『莊子・外物』：

> 儒以詩禮發冢，大儒臚傳曰："東方作矣，事之何若？" 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75)

"東方作矣，事之何若"，作、若古韻鐸部相押；"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襦、珠古韻侯部相押，都是四字的詩語。這應當是『外物』篇作者臨時創造的以大、小儒生口吻吟誦的。何以如此？ 關鍵在於這兩位是天天口誦詩禮經典的儒生，誦詩需要抑揚頓挫的語調，他們是訓練有素的，因而在任何場合都會出口成章。如此理解，才能眞正體會作者的用意，文章的諷刺效果也才能顯現出來。又如『左傳』襄公三十一年：

> 穆叔至自會，見孟孝伯，語之曰："趙孟將死矣。其語偸，不似民主。且年未盈五十，而諄諄焉如八九十者，弗能久矣。若趙孟死，爲政者其韓子乎！吾子盍與季孫言之，可以樹善，君子也。……。" 孝伯曰："人生幾何，誰能無偸？朝不及夕，將安用樹？" 穆叔出而告人曰："孟孫將死矣。

---

75) 郭慶藩撰，王孝魚點校，『莊子集釋』(中華書局，1961)，第927頁。

吾語諸趙孟之儉也，而又甚焉。”[76]

哀公十三年：

吳申叔儀乞糧于公孫有山氏，曰：“佩玉縈兮，余無所系之；旨酒一盛兮，余與褐之父睨之。” 對曰：“粱則無矣，粗則有之。若登首山以呼曰‘庚癸乎’，則諾。”[77]

第一例中孝伯所言“人生幾何”等四句，皆四言，儉、樹侯部字押韻，是一首詩，可能是孝伯吟誦的現成詩句。第二例中申叔儀所言“佩玉縈兮，余無所系之；旨酒一盛兮，余與褐之父睨之”四句，明人楊愼『風雅逸篇』、馮惟訥『古詩紀』、清人杜文瀾『古謠諺』、今人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先秦詩』皆收錄，一般命爲『申叔儀乞糧歌』，『風雅逸篇』作『庚癸歌』，並錄“粱則無矣，粗則有之”二句作『答庚癸歌』，其他輯錄先秦逸詩謠語的著作均不錄此二句。楊氏的做法無疑是正確的。『左傳』此處的用意，注釋家有不同看法。杜預曰：“軍中不得出糧，故爲私隱。庚，西方，主穀；癸，北方，主水。傳言吳子不與士共飢渴，所以亡。”孔穎達疏曰：“食以稻粱爲貴，故以粱表精。若求粱米之飯，則無矣；粗者則有之。若我登首山以叫呼‘庚癸乎’，女則‘諾’。軍中不得出糧與人，故作隱爲私期也。庚在西方，穀以秋熟，故以庚主穀；癸在北方，居水之位，故以癸主水。言欲致餅[78]，並致飲也。”[79] 洪亮吉曰：“庚、癸，吳、越之市語也。『越絶書・計倪內經』：‘庚貨之戶曰穰比疏食，故無賈。’ 又云：‘壬、癸無貨。’ 蓋庚、

76)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中華書局，1990)，第1183-1184頁。
77) 同上1679頁。
78) 阮元校勘記曰：“宋本餅作飯。案：盧文弨校云：餅乃餕之訛，見桓二年『釋文』。餕飯皆同飯。”
79) 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中華書局影印，1980)，第2172頁。

癸食之最粗者耳。與上句'粗則有之'正相應。杜注非也。"[80] 筆者以爲，杜、孔"私期"之說不通，庚癸主穀與水，則當時人所共知之常識，以此爲私約暗號，別人聽了也會明白；又孔穎達云"若我登首山以呼'庚癸乎'，女則'諾'"，于『左傳』原文不符，公孫有山氏對答語中的"則諾"是條件複句中表示結果的分句，前面一句是條件，說"如果你登上首山呼喊'庚癸啊'，我就答應借糧給你"，這似乎是一個要挾，讓對方暴露軍情，讓士兵都知道吳軍已彈盡糧絶，日暮途窮。據杜預注，公孫有山是魯國大夫，與吳國申叔儀爲舊交，吳軍此時匱糧，故讓申叔儀去借。但此事之前，吳王夫差北伐中原，與晉爭長，略地齊魯之南。因而魯國不可能很情願地給他們糧餉，提條件要挾在情理之中。所以，不論庚癸代表一般食飲還是粗劣食飲，倒不是關鍵。需要討論的是兩人的對答方式，申叔儀吟了一首詩，公孫有山氏也以吟的方式回答："梁則無矣，粗則有之。""矣之"古韻之部字押韻。申叔儀用啞謎的形式委婉地表達借糧之意，而公孫有山氏偏要明白地說出，正好反映出此時兩國人的心態。既然認定申叔儀所云爲詩歌，則公孫有山之答語也是同類性質。又如『吳越春秋・勾踐伐吳外傳』：

> (越王)還于吳……置酒文台，群臣爲樂。乃命樂作伐吳之曲。樂師曰："臣聞卽事作操，功成作樂。君王崇德，誨化有道之國，誅無義之人，復仇還恥，威加諸侯，受霸王之功。功可象於圖畫，德可刻于金石，聲可托于弦管，名可留於竹帛。臣請引琴而鼓之。"遂作『章暢辭』曰："屯乎，今欲伐吳，可未耶？"。大夫種、蠡曰："吳殺忠臣伍子胥，今不伐吳人[81]何須？"[82]

上例中"章暢辭"既曰"辭"，自然有詩的性質，其中乎、吳、耶三字古魚部相押。下文大夫種、范蠡的答辭當然也是詩了，每句七字，

---

80) 洪亮吉，『春秋左傳詁』(中華書局，1987)，第873頁。

81) 原注曰："'人'當作'又'。"

82) 周生春，『吳越春秋輯校匯考』(中華書局，1997)，第170-171頁。

胥、須押韻。情形與上所擧『左傳・哀公十三年』例相似。

還有一種情形，就是古人在行文或說話時，會引一些歌謠諺語，但不明確指出，而是夾雜在自己的言語中，需要仔細辨析。這種情形在議論性質的文字中較爲常見。如『管子・勢篇』：

> 天因人，聖人因天，天時不作，勿爲客，人事不起，勿爲始。慕和其衆，以修天地之從。人先生之，天地刑之，聖人成之，則與天同極。83)

例中“人天”、“作客”、“起始”、“衆從”及“生刑成”均分別押韻，當是幾首歌謠。卽如“天時不作，勿爲客；人事不起，勿爲始”四句，兩兩爲韻，且句式對仗有節奏，完全可以看作歌謠。但它夾雜在其他話語中，不易被發現，需要仔細分析證明。其主要方法有二：一是先秦同一書中的不同篇章或不同書中也出現過；二是語言具有詩歌的特點，卽押韻有節奏。上所言四句，『國語・越語下』中也引用：“夫聖人隨時以行，是謂守時。天時不作，弗爲人客；人事不起，弗爲之始。今君王未盈而溢，未盛而驕，不勞而矜其功。天時不作，而先爲人客，人事不起，而創爲之始，此逆於天而不和於人。王若行之，將妨於國家，靡王躬身。”84) 基本句式和韻脚都未變。『越絶書』中也有“天道未作，不先爲客”85)之語。這些足以證明此四句是春秋時期就流傳的歌謠諺語。

4. 餘 論

上古文獻引詩的三種方式，第一種歷代輯錄研究逸詩的學者都予以

---

83) 黎翔鳳，『管子校注』(中華書局，2004)，第885頁。
84) 徐元誥，『國語集解』(中華書局，2002)，第576頁。
85) 張仲清，『越絶書校注』(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9)，第85頁。

充分關注；第二、第三種，就目前研究情況看，還比較薄弱；尤其是對第三種情形的研究，幾乎還是空白，需要引起高度重視。這個問題的研究，關係到對古代文獻產生、傳承、流變情況及應用方式的深入瞭解，也關係到對古代禮儀文化的多角度認識和挖掘，是一項十分有價值而又非常複雜的工作，需要學人持之以恆的努力。本文只是初步的探索，獻出來就正於大方之家。

參考文獻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
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80影印本。
郭晉稀，『文心雕龍注譯』，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82年。
周生春，『吳越春秋輯校匯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
許愼撰，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
徐元誥，『國語集解』，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
郭慶藩撰，王孝魚點校，『莊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61年。
洪興祖，『楚辭補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
郭茂倩編，『樂府詩集』，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
馮惟訥，『古詩紀』『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酈道元，『水經注』『四部叢刊初編』本。
『山海經』，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向宗魯，『說苑校證』，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
陳奇猷，『呂氏春秋新校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
陳士珂，『孔子家語疏證』，上海：上海書店，1987年。
高　亨，『周易古經今注』，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
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
洪亮吉，『春秋左傳詁』，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
黎翔鳳，『管子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

張仲清,『越絶書校注』, 北京 :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2009年。
楊 愼,『風雅逸篇』,『叢書集成初編』本。
杜文瀾,『古謠諺』, 北京 : 中華書局, 1958年。
伏 勝,『尙書大傳』,『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劉立志,「先秦逸詩殘句摭釋考論」,『中華文史論叢』, 2010,(1)。

A Brief Discussion on the Way of Citing Poetry in 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

Zhou, Yuxiu

The way of citing poetry in Ancient literature can be summed up as explicit signs, the implicit signs and unmarked signs. Explicit signs are mainly said, poem, ode, songs, ballads, folk songs, singing, chanting, song, wish and so on. The differences are mainly in the modes of singing and chant. Explicit signs are zhanzhiyue(itdivinesthat), buzhiyue(itpredictsthat), wenzhiyue(itissaidthat). Whether the cited contents are poems or not depends on the specific context and grammatical forms. There are two main confirmation methods of the unmarked poems. One is to analyze language features--and sense of rhythm in poetic language and rhyming; The second one is reappear in other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The research of implicit signs and unmarked cited poems are almost blank, however, it not only relates with the deep understanding of the production, spread and evolution of ancient literature, but also helps to excavate the ancient etiquette culture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and ought to be paid more attention.

Key words: Ancient literature, The cited poem sign

周玉秀
소속: 西北師范大學 文學院
주소: 蘭州市 安宁東路 967号
전화번호: 010-6874-7866
전자우편: zyx901217@yahoo.com.cn

이 논문은 2012년 7월 10일 투고하여
2012년 8월 16일까지 심사 완료하여
2012년 8월 23일 게재 확정함.